

论《意指的猴子》中的“意指”及其 对外语教育的启示

龙娟, 左亚娟

(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教学中,白人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几乎占据了整个课堂,但是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是,白人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不足以充分诠释所有的文学作品,因此,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与学环节中,如何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成为一个特别值得探讨的问题。通过分析亨利·路易斯·盖茨《意指的猴子》中“意指”的缘起与内涵,试图阐述文艺批评理论的差异性和多元性及其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意指;差异;多元;超越;教育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5884(2019)04-0106-06

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有助于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也有助于提高学生的阅读与阐释水平。但是,面对纷繁复杂的西方文艺批评理论,教师该如何在有限的课堂教学中最大限度地让学生更全面地理解与认知这些阐释棱镜?又该如何让学生在阅读与批评实践中适当运用这些批评理论?这些问题成为高校文艺批评理论教学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时至今日,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成为我国高校提升学生人文素养教育的重要环节。然而,目前在大多数高校开设的文艺批评理论课堂中,白人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独领风骚,成为常态化的教学任务,这不禁让人产生些许疑问:在当下多种文化交融的语境中,这样的举措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呢?

针对上述问题,我们可以从黑人文艺批评家贝尔·胡克斯(Bell Hooks)的书中得到一些启示。胡克斯在她的《教会超越:作为通向自由之路的教育》(*Teaching to Transgress: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一书中认为,黑人在白人老师的教育下,学会的是简单的知识和“服从”。

她提出,黑人教育应该教会学生去争取自由,证明黑人与白人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课堂应该充满活力和乐趣,教人超越自我,成为一个多元的课堂^[1]。

同样,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也应该如此。白人学者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理论只是世界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自其他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比如,黑人文艺批评理论的产生是对白人文艺批评理论的发展和超越,同时又具有黑人自己的特色,对于我们研究文学和文化,尤其是黑人文学和文化,具有很大的帮助。我们下面以黑人文学批评家路易斯·盖茨的《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为例加以说明。

1 《意指的猴子》中的“意指”:缘起与内涵

美国文艺评论家、教育家、学者、公共知识分子、哈佛大学非裔美国研究系主任小亨利·路易斯·盖茨在其《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

收稿日期:201904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4ZDB088)

作者简介:龙娟(1968-),女,湖南邵阳人,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美国文学和文学批评理论研究。

批评理论》(下文简称为《意指的猴子》)中提出,要用黑人自己的理论来研究“黑色文本”,并试图寻找一种能够明确表达黑人传统的文学理论。该书于1988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是影响最大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著作之一。

1.1 “意指”的缘起

盖茨指出,在探索“意指的猴子”的起源过程中,研究者发现了一个恶作剧精灵的形象。这个形象在黑人文化及黑人作品中不断出现,成了黑人文化传播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个恶作剧精灵形象可以一直追溯到尼日利亚的约鲁巴文化和贝宁的芳族文化。

在约鲁巴文化中,恶作剧精灵形象体现为埃苏-埃拉巴拉,而在贝宁的芳族文化中则体现为拉巴。这两个形象都解释了土著的黑人的阐述学起源。在约鲁巴人神话中,埃苏有着不同的形态,但是他的每一种形态都是作为天神艾发唯一的信使,向人们阐释天神的意愿,即天神艾发是神意的文本,而埃苏是文本的阐释者;他也将人类的愿望带到天神那里去。所以,埃苏通常被描述为一个跛子,他作为天神与人们之间的中介,“他的腿不一样长,因为一条永远在神界,而另一条则待在我们人间”^[2]。在这之中,埃苏的阐释作用又体现为16个棕榈干的故事,他会根据人们的贡品来改变他对16个棕榈果组成的图案或神的语言的阐释。而在芳族人神话中,芳族人的元初天神是杰纳斯,他的身体一边是女性,叫玛乌,而另一边是男性,叫黎萨。玛乌的眼睛形成了月亮,而黎萨的眼睛形成了太阳。因此,黎萨负责掌管白天,而玛乌则负责掌管夜晚。拉巴是玛乌—黎萨的第七个孩子。“拉巴被选出来在人间及天宫里代表玛乌。”因此,拉巴被称为“神界的语言学家”^[2],同样也是一个信使和交流之王,是神界的阅读者和阐释者。埃苏和拉巴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阐释都具有不稳定性或不确定性,这体现出语言在约鲁巴神话和芳族神话中的灵活运用。

而“意指的猴子”其实是非裔美国土语中的一种修辞原则,是埃苏在非裔美国神话中的变体,二者在功能上是对等的。之所以将其称之为猴子,是因为埃苏在外表上黑黑瘦瘦,小小的身体上还长了一根尾巴,这是典型的猴子的形象。而且在约鲁巴神话中,还有一个埃苏和猴子的结合体,那便是圭耶,或叫做吉古。这些都体现了埃苏与猴子之间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意指的猴子”是“埃苏的踪迹,是一个断裂的伙伴关系中唯一的

幸存者”“埃苏的朋友猴子把他丢在哈瓦那,自个儿游到了新奥尔良。意指的猴子作为埃苏的痕迹流传开来”^[2]。通过对“意指”的猴子的研究,盖茨旨在厘清美国黑人文化中原生的修辞性语言,证明“猴子的意指性语言在非裔文学传统中是个形式修正或者说互文性的隐喻”^[2]。

1.2 “意指”的内涵

盖茨在《意指的猴子》一书中指出,在黑人的传统写作中,黑人土语传统是其特色之一,这体现了黑人与其他种族的根本差异。威廉·拉博夫的研究便指出:“黑人英语土语‘是个健康有活力的语言形式’‘有迹象表明黑人在发展他们自己的语法’”^[3]。美国黑人传统自肇始之日就是隐喻性的。这个传统内繁复多样的“意指”方式既体现于黑人神话和宗教传统,也见之于诸如“玩舌仗游戏”中的仪式性的修辞模式。黑人向来就是隐喻大师:他们说的是一件事,指的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件事,这是他们在白人文化压抑中求生存的一种基本方式。对于一个黑人文学批评家来说,不了解黑人的隐喻传统及该传统对离散庞杂的黑人文本的意义,就像看不出黑人文本对西方文本的回应、修订和扩展一样,都是致命的缺点。正是在这一点上,《意指的猴子》有了突破,因此,我们有必要对“意指”的内涵进行进一步的研究,以其定义及与“表意”的关系为例进行说明。

许多学者对“意指”进行了定义,米切尔·克南对“意指”行为的定义可以说是所有有关“意指”的定义中最全面、最准确的。她认为“意指”行为是“以自身为目的的游戏行为,也即语言竞赛中所使用的一种策略”^[2]。

首先,“意指”行为在语言游戏中体现出来,但并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游戏,这其中所采用的修辞策略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重点。“意指”作为一种修辞,本质是象征性的,因此它所表现出来的意思与它真正要表达的意思是不一样的。同时,“意指”是一种转义行为,是间接传递信息的方式,它引导听话人顺着说话者的意思行动。这种间接方式,导致了意义的改变。

其次,“意指”还是一种双声性的象征,这种“双声的”话语又可分为戏仿性叙述与隐形的或内部的论战。这两种声音,一种是“意指者”自己的声音,他通过说话来“意指”;另一种则是在场的第三人的声音,他/她从不同的角度对“意指者”的话语进行的理解。因此,“意指行为是一种‘间接争论或说服的技巧’”^[2]。例如,米切尔·

克南举出了这样一个例子:“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妇人穿了条弹力裤,她一定得有个300磅。如果知道自己是什么模样,她会烧了那条裤子”^[2]。在这个故事中,说话者的话语表面上没有针对在场的任何人,说的是她看到了一个妇人,但是如果当场有另一个妇人刚好也比较肥胖并且喜欢穿弹力裤的话,说话者的这番话便起到了一个“意指”的作用。在场的那位超重的妇女便会觉得,这番话是不是针对她,她看起来是不是非常不妥。

如果说“意指的猴子”彰显出黑人英语与标准英语在源头上的区别,那么“意指”与“表意”这两个关键词则体现出黑人英语与标准英语在本质上的差异。在现代语言学家索绪尔所建立的在表意基础上的标准英语中,“‘表意’指的是一个术语传达的或想要传达的意义”^[2],即:表意强调事物之间的对应关系。但在黑人英语中的“意指”中,“意指”是一种修辞方式,强调“意指”的过程。这样一种修辞方式,在白人英语中找不到对应物,因此可以证明“意指”是黑人种族所独有的。

“意指”理论在黑人土语中形成,具有强烈的黑人特色,但它在白人文学批评理论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是对白人文学批评理论的一种超越。盖茨将表意行为(signifying)视为“意指”的同音同形异义的双关语。首先,从形式上来说,盖茨将白人标准英语中的“表意”(signifying)用黑人术语“意指”(Signifyin(g))来表示。在“意指”这个黑人术语中,“Signifyin(g)”中的“g”用括号括起来,表示“g”在黑人土语中不发音;另外,“S”变成了大写。在这里,盖茨运用了“意指”手法,括起来的“g”和大写的“S”意指了黑人土语与标准英语之间的差异,而这个黑人术语本身,通过对原来的该白人术语的重复和修正,也起到了一个意指的作用。

在标准英语中,表意主要是指用来表现概念或事物的语言符号与它所表现的概念或事物之间的关系,可以用“所指”(signified)/“能指”(signifier)来表示。而在黑人英语中,“意指”表现为“修辞象征”/“能指”。也就是说,黑人将白人的“能指”腾空,用一个黑人土语传统中特有的修辞策略来替代,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意指”与修辞策略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修辞在标准英语中可体现为隐喻、提喻、转喻及反讽等,而“意指”行为中强调的修辞策略,可以说包含了标准英语中的大部分修辞手法。

在标准英语中,隐喻是用一种事物暗指另一

种事物,本体和喻体同时出现,并且不会出现“像”(like/as)这样的词。如将马克·吐温的作品喻为美国的镜子,就是指马克·吐温的作品是对美国社会真实的反映,而象征是指用具体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事物,比如鸽子就是和平的象征。在标准英语的这些修辞中,能指和所指以及本体和喻体都是直接联系的。而“意指”是“黑人转义的转义,是黑人修辞象征的象征”^[2]。也就是说,“意指”在标准英语的转义和象征的基础上,是对已经经过转义和象征的成果进一步进行转义和象征的表达。比如:

甲:老兄,你什么时候能把我的5美元还给我?

乙:有钱我马上还。

甲:(对着听众)有人要买值5美元的黑鬼吗?我这儿有一个要卖。

乙:老兄,如果我还了你5美元,你就没什么可意指的了。

甲:黑鬼,你只要不变,我就永远有意指的对象^[2]。

在这个例子中,甲说的价值5美元的黑鬼是对乙欠了甲那5美元的转义,甲通过这种转义的方法“意指”要乙还钱。尽管乙说一旦乙还了钱,也就是甲“意指”的目的达到了,甲就没有什么可以“意指”的了,但甲说:“黑鬼,你只要不变,我就永远有意指的对象。”即,甲强调的是“意指”的过程。“一个人并不意指什么东西,一个人以某种方式意指”^[2]。也就是说,“意指”行为强调的是“意指”的过程、方式及产生意义的方法。在上述例子中,被强调的不是甲催乙还钱的结果,而是甲追债的方式,即甲所说的:“有人要买值5美元的黑鬼吗?我这儿有一个要卖”^[2]。在这里,“意指”作为一种修辞,就是对标准英语中传统修辞的超越,它包括了许多传统修辞中没有的东西,是一个伟大的创新。

“意指”是在黑人土语中发展起来的,具有黑人特色,是属于黑人自己的语言。它与“表意”有相似的地方,但“意指”与“表意”并不是一个完全的平行关系。在某些情况下,在标准英语表意行为“微观的每一个语言点上都有黑人英语意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黑人英语随时可以切入标准英语,以添加转义的方式表达和标准英语相同的意义”^[4]。盖茨在《意指的猴子》中指出,意指行为“包含所有的语言游戏、象征性替代以及纵聚合轴上被悬置起来的随意性联想”^[3]。实际上,另

一位黑人文学批评家也持相似的观点:“不存在所谓的黑人的声音,只存在多样化的且可变的各种声音……各种声音相异,但是缺一不可”^[5]。可见,贝克与盖茨都强调语言的多样性。各种语言之间的关系就像是水滴和水流之间的关系,互为补充,最后汇合成奔腾的大河。

2 “意指”对外语教育的启示:尊重差异,倡导多元

盖茨在《意指的猴子》一书中明确指出了黑人英语中的“意指”与标准英语中的“表意”之间的差异。可以说,“意指”是在标准英语中的“表意”的基础上进行了创新,体现出一种基于差异的认知,这对于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法国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认为,每一个个体都有自己独特的意义,因此,我们要尊重个体间的差异,不能一概而论,也不能强求所有的个体都是一样的。德里达在《书写与差异》一书中提出:“中心不是中心”^[6]。德里达通过上述“悖论”式的论断旨在强调,整体的连贯性与稳定性是相对的,一个整体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变化都可能会引起整体结构的变化,此时的“中心”就不再是原来的“中心”了,因此,每一个要素都值得重视。换言之,研究单独的个体比研究整体结构更为重要。

正如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强调个体与个体之间存在差异,胡克斯也认为:“教师应该在教学过程中区分学生的个体差异性。”^[1]换言之,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要尊重差异,倡导多元共存,以便最大限度地保证每个学生个体的能力提升与思维深化。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发展以及学生认知能力的逐步提升,学生对教育的诉求更趋多样化,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为学生提供多元、开放的教学场景,探索出一套多元化的教育理念,从而为中国的教育提供方向性的启示意义。

同样,对于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来说,教学理念也应该尽量趋向差异与多元。我们不仅要传授白人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也要传授少数族裔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如果我们真正去研读那些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我们就会发现,不仅美国黑人文艺批评家强调文化差异,美国印度裔文艺批评家霍米·巴巴更是将“文化差异”作为其理论的一个重要支点进行凸显。他认为,文化差异这个概念的提

出,可以被看成是一种针对主导文化对附属文化实行同化与转化的抵制,“它尊重那些异质性的、不可调和的历史、身份和习俗”^[7]。除此之外,其他少数族裔学者也提出了具有其自身文化特质的文艺批评理论,丰富与补充了白人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因此,在西方文艺批评理论的教与学环节中,我们不仅要教授白人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也要学习和借鉴来自不同种族与文化背景的学者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这将有助于我们更为深入地诠释文学作品。

例如,在对佐拉·尼尔·赫斯顿所著的《他们眼望上苍》的研究中,有学者从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女性主义理论等理论角度进行分析。张毅认为,《他们眼望上苍》中的自然环境描写暗示着珍妮与自然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珍妮勇于挑战父权中心的社会,是女性意识的觉醒^[8]。主人公珍妮的声音从一开始就一直处于一种“缺席”状态。无论她在与她的姥姥、第一任丈夫(洛根·基利克斯),还是第二任丈夫(乔·斯塔克斯)的相处中,珍妮一直无法表达出自己真正的想法。在最后珍妮与乔的争吵中,珍妮开始发出自己的声音:“你腆着大肚子在这里目空一切,自吹自擂,可是除了你的大嗓门外你一文不值。哼!说我显老!你扯下裤子看看就知道到了更年期啦!”^[9]在这里,珍妮当着其他人的面指出了乔的性无能,加上其他听众的反应,使得乔感到不可思议,无法接受。在明白了珍妮的话中之意后,“他的虚荣心在汪汪出血。珍妮夺取了他认为自己具有的一切男人都珍视的男性吸引力的幻觉。”^[9]因此,乔揍了珍妮一顿,生了一场大病便离开了人世。

女性主义认为,女性“变成”男权社会中的“第二性”“他者”,从属于男性,在各个方面都受到了压制。这里,珍妮的声音由缺席到在场,从不敢反抗到勇敢争取,代表着女性开始为自己争取权利,开始进行反抗,反对封建传统,消除不平等,为自己争取心灵及身体上的自由。珍妮家庭中男性与女性地位的不平等,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缩影。女性被封建传统中的男尊女卑思想所禁锢,而这就像弹簧一样,在被压制到一定程度时,女性会站起来反抗,这股力量是强大的,会引起整个社会的变动。总而言之,《他们眼望上苍》是一部成长小说,主人公经历一系列的变化之后,获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生态女性主义理论和女性主义理论等都是白

人学者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理论。从某种角度来说,运用白人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来分析黑人文本是可行的,但是,仅仅用白人所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对黑人文学作品进行解读,难以真正深入挖掘黑人文本的内涵。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合适的理论来探讨黑人文本中的黑人特色。

在《他们眼望上苍》中,珍妮不仅仅是作为男权社会下的一个“他者”,她还是“他者的他者”,被“双重边缘化”^[10],甚至是多重边缘化了。从两性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珍妮处于“他者”的地位;而作为黑人女性,她不仅受到男性的压迫,还受到其他种族的隐形压迫,成为“他者的他者”。也就是说,尽管白人女性同样受到了男性的压迫,但黑人女性不仅受到性别歧视,还有种族歧视。对于白人女性来说,黑人女性也是作为“他者”的身份。因此,如果仅仅用白人学者提出的女性主义理论对于珍妮这样一个人物进行分析,就体现不出珍妮作为黑人女性主人公的特点,看不到珍妮作为“他者的他者”的身份。由于身份不同,无论是从女性主义的角度,还是从生态女性主义视角,白人对其的理解与黑人的理解是不一样的,他们是站在自己的角度来分析黑人女性的所思所想,不能体现黑人为了实现种族平等所做的努力。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只有运用其他少数族裔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来对少数族裔的文学作品进行分析,才能够真正解读作品的意义。

对此,我们以《意指的猴子》一书中提到的“意指”为例来加以阐述。实际上,我们在解读黑人文学作品的时候要特别注重分析其中的“意指”,因为这正是黑人文学的特别之处。

整个故事主要是通过珍妮的口来讲述的,尽管读者一直能“偷听”到珍妮和别人说的话以及她内心的想法,但是对于故事中的其他人及整个社会来说,珍妮的声音一直处于“缺席”的状态。她唯命是从,屈服于她的姥姥和丈夫们。选段中,乔看似是因为珍妮当众指出了他的性无能,最后一病不起,实际上是因为珍妮“意指”的行为象征的反抗和独立,对他的中心地位造成了威胁,他将不再被其他人追捧。珍妮通过意指行为,不仅真正成为成了一个“言说主体”,也让自己获得了心灵及身体上的自由。珍妮的“声音”是对她的地位的“意指”,而整个文本通过珍妮的声音讲述,在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不仅是珍妮争取自由和平等的“意指”,更是黑人试图获得平等地位,证明自己是独立个体的“意指”。在这里,赫

斯顿通过珍妮“意指”的过程,强调黑人自身是具有强大力量的,黑人女性在努力获得与男性平等的地位,黑人种族也在证明自己作为一个种族,与其他种族是平等的,是独一无二的。尽管黑人长期以来受到了来自其他种族的压迫,但正如珍妮最后终于获得了“甜点”的爱一样,黑人最后一定也会受到平等对待,这体现了赫斯顿美好的愿景。值得注意的是,整个文本中的声音以黑人土语的形式呈现,具有黑人特色,包括了黑人的日常对话和“意指”行为。尽管故事是通过珍妮的口讲述的,这中间还有许多其他人物话语的直接引用,这种形式被称之为“自由间接话语”,体现了黑人语言的巨大潜力。

从上述例子来看,如果我们不了解黑人文艺批评理论中的“意指”概念,我们就无法真正理解珍妮话语中“意指”的内涵。正如《意指的猴子》中的猴子通过“意指”成为了真正的“丛林之王”一样,珍妮通过“意指”行为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也因此获得真正的自由,这便是“意指”的巨大力量。盖茨指出:“‘意指行为’是一种传达信息的聪明的方法”^[2]。在猴子的故事中,狮子只是将猴子所“意指”的话语进行字面理解,因此走进了猴子的圈套,而珍妮通过说出自己内心的想法,并借用“意指”的方法,成功地使自己获得了真正的自由。珍妮的话语不仅是对于乔的性无能的“意指”,更是从一个隐喻的角度言说她的真正“意指”,这表明珍妮勇敢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让自己的声音不再处于“缺席”状态,也是对黑人在强大的白人话语世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的“意指”。我们从上述例子中不难看出,如果我们不了解珍妮话语中的“意指”手法,那我们就无法体会“意指”的真正内涵,甚至会对这个故事进行误读。

米切尔·克南指出:“意指在黑人英语中使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被扩展,从而包含了一些它在标准英语用法中并不包含的意义和事件”^[2]。在黑人英语的基础上诞生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丰富了世界文艺批评理论,使得文艺批评理论变得更加丰富多彩。同样,文艺批评理论的教学也应该如此。白人学者提出来的文艺批评理论只是世界文艺批评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来自其他种族和文化背景的学者提出的文艺批评理论同样有着重要的意义。在教学中将这些基于差异与多元的文艺批评理论纳入到教学中,将会有助于学生开阔视野,深化对世界的认知,使学生变得更加包容,有助于形成一种尊重差异与倡导多元共存的

教育理念。

3 结语

黑人通过“意指”行为表现出黑人自己的语言特色即黑人土语传统的特色,这是一种在世界语言文化中的“在场”,证明了他们是能够掌握语言,有创造力,是和白人平等的群体。因此,我们在阅读及分析黑人文本时,不能简单地用白人的理论去理解黑人的文本,而是要走进黑人的文化中,用黑人的视角来进行分析。总之,“意指的猴子”这个批评理论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具有启示价值。对于文学学习者而言,黑人文学批评理论与白人文学批评理论具有同样重要的地位,因此,我们不仅要教授黑人文学批评理论,还要将其应用到实际之中,消除种族歧视,将黑人文学中优秀的部分发掘出来并传承下去。对于教育工作者来说,基于差异的黑人文学批评理论同样具有启迪意义,它凸显出当代教育不可忽视的理念:尊重差异,倡导多元。

贝尔·胡克斯在《教会超越》(*Teaching to Transgress*)一书中指出,“教育是能够有所作为的,它能够提升我们获取自由的能力”^[1]。在胡克斯看来,教育能够提升我们对自由的认知,使我们可以自由地思考,坚定地寻求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该提供一个自由的平台,促使学生不断超越,不断创新。教与学的过程是自由的,教师和学生在学习过程中都要学

会超越,不断超越自己,学生当然也可能超越教师。另外,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以通过各种方式鼓励学生思考并自主地探索问题,从而真正学会如何学习,不断提升思辨能力。

参考文献:

- [1] Hooks, Bell. *Teaching to Transgress: Education as the Practice of Freedom* [M].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 [2] 小亨利·路易斯·盖茨. 意指的猴子——一个非裔美国文学批评理论[M]. 王元陆,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1.
- [3] Gates, Henry Louis. *The Signifying Monkey: A Theory of African-American Literary Criticism*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 [4] 朱小琳. 回归与超越: 托妮·莫里森小说的喻指性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5] Baker, Houston A. Merinda Simmons. *The Trouble with Post-Blackness*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5.
- [6] Derrida, Jacques. *Writing and Difference* [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 [7] Bhabha, H K. *The Location of Culture* [M]. New York: Routledge, 1994.
- [8] 张毅. 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他们眼望上苍》[J]. 长春教育学院学报, 2014(11): 7-9.
- [9] 佐拉·尼尔·赫斯顿. 他们眼望上苍 [M]. 王家湘,译. 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00.
- [10] More-Gilbert, Bart, et al. *Postcolonial Criticism* [M]. Longman, 1997.

On the “Signifying” in *The Signifying Monkey* and Its Enlightenment to Contemporary Education

LONG Juan, ZUO Yajuan

(Foreign Studies Colleg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Abstract: In the teaching of western critical theories, those theories put forward by the whites nearly dominate the classroom, but it is noteworthy that the critical theories put forward by the whites are far from enough to interpret all the literary works, so it is worthwhile to study and employ critical theories which are put forward by scholars from different races and cultures. By analyzing the emergence and implications of “Signifying” in Henry Louis Gates’ *The Signifying Monkey*, this paper attempts to highlight difference and diversity in critical theories, which is enlightening to contemporary education.

Key words: “Signifying”; difference; diversity; transgress; education

(责任校对 刘兰霞)